

唐鑑音註

春

冊

第	部	之	部
一	部		
昭和	年	月	日
臺	中	立	立
立	中	所	中
中	學	校	

冊

1331
vol 1

重刊唐鑑序

宋太史公集唐之興廢治亂所由
編為唐鑑二十二卷上有高祖武德

元年下迄昭宣帝天祐四年凡二百
九十年之間其君之賢否臣之邪正
事之得失固不具載又自析以義理
斷以至公元祐初上於其君將所謂
夏監於商商監於周不遠而易見也



若隋以窮兵暴斂苛政虐民天怨於
上人怨於下遂至大壞唐高祖取之
以寬易暴天下之民棄危就安五年
而底平再傳而太宗負觀之治幾及
三代此其所由興也迨武氏弒中宗
遂篡國唐運幾絕睿宗日微幸而玄
宗以兵取之開元政績擬於貞觀終
有天寶之亂惜哉若肅代德順諸君

俱無可稱至憲宗中興元和政治足
有可觀穆敬文武宣懿僖昭之世君
子少而小人多是以或內變或外侮
藩鎮日強王室日弱誠可監其失也
然自其祖宗以來如用房杜姚宋韓
張顏陸諸君子則足以翊贊大猷弼
成治化可爲善人之勸柰何而有盧
李楊宇訓注仇田姦邪之徒欺君誤

國蠹政虐民使人心日離國祚日短
此又惡者之戒唐之是非得失已昭
昭於一鑑之中東萊呂先生復爲之
音釋則又皎如天日矣嗚呼天理民
彝萬古不易唐鑑之明善惡不爽固
足以爲宋之監也繼宋而後者凡千
百世皆有鑑以照之可不慎哉可不
懼哉吾邑令呂君得此書于秋官徐

君朝文欲以繡諸梓也之大學生楊
伯川富而好禮乃捐貲以成之置於
家塾傳之四方垂諸永久其有補於
世道多矣故序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六月朔且
賜進士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
御史侍

經筵官毘陵白昂序

經筵官毘陵白昂序
夫經者天下之公器也
君子居之則知其所以
治天下也小人居之
則知其所以亂天下
也故君子必先慎乎
德而後居之小人先
居之而後慎乎德則
天下之亂也如決水
之於木也夫君子居
之則天下歸之小人
居之則天下叛之故
君子必先慎乎德而
後居之小人先居之
而後慎乎德則天下
之亂也如決水之於
木也夫君子居之則
天下歸之小人居之
則天下叛之故君子
必先慎乎德而後居
之小人先居之而後
慎乎德則天下之亂
也如決水之於木也

重刊唐鑑序

重刊唐鑑序
史之名尚矣後世以史稱之曰鑑者所以裒集夫古之治亂興亡之跡妍蚩美惡之形如鑑之照物莫得而逃所謂彼闇則此明繇今以逮古宋范太史作唐鑑十二卷加以論斷呂東萊先

唐鑑序
生爲之音註釐爲二十四卷上
自隋末下至五代考摭詳盡徃
徃爲人所傳誦近世無聞焉予
來爲武進初考之京同年徐秋
官朝文嘗手校是編出以示予
欲爲刻梓以傳於是乃屬郡士
朱悉易重爲校勘溫媪旣分魯

魚是正復介繕書者用楷法入
版而鑄之不二數句則范呂二
先生之用心得以暴白於冊府
矣予不敏姑書其歲月以寘卷
首云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六月

既望

賜進士第文林郎直隸常州府知
人武進縣事鼓城呂鏗序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脩資治通鑑臣祖禹分

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

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

民不忍其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

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
 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
 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
 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
 包四荒下遂萬物前王陵傳宰相
 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

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
 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
 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
 小人皆布在方策記中庸文武之
 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
 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商書召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為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畧可睹矣臣謹上

進唐鑑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書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命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命惟有一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在。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
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絀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析以義理，輯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徂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

大統

睿智日躋

詳延耆儒

啓沃

聖學書說命啓沃朕心，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

以為元龜且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

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臣之此書雖不足
以發揮

德業廣助

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
告輒以狂愚塵玷

日月罪當誅死伏唯

清間之燕少揚

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緡魚袋臣范祖禹表上

又上 太皇太后表

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

來易繫辭夫易所以彰往而察來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

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
書局多歷年所書君不勤而祿無補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
誤息

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

清光蠖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
討論唐史披其行事輯成一書妄以私意而

發明之可以

稽參得失

監觀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

天覆羣生

酌于民言以美

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

先帝思報之於

陛下是以月味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書

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思不出職交修

于上冀以塵露仰裨

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

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

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其唐鑑十一卷繕寫成

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

表上

唐 歷 代 傳

○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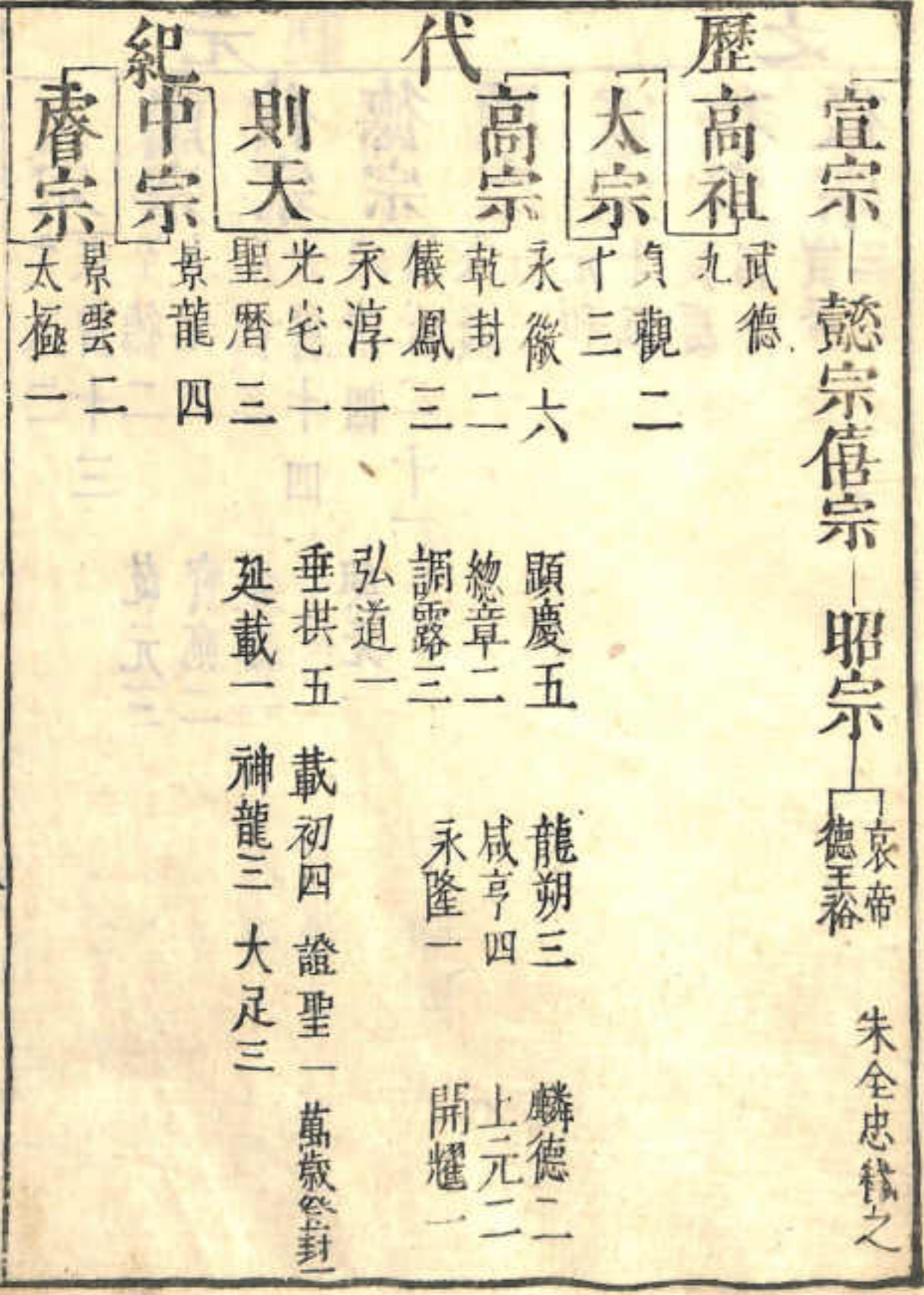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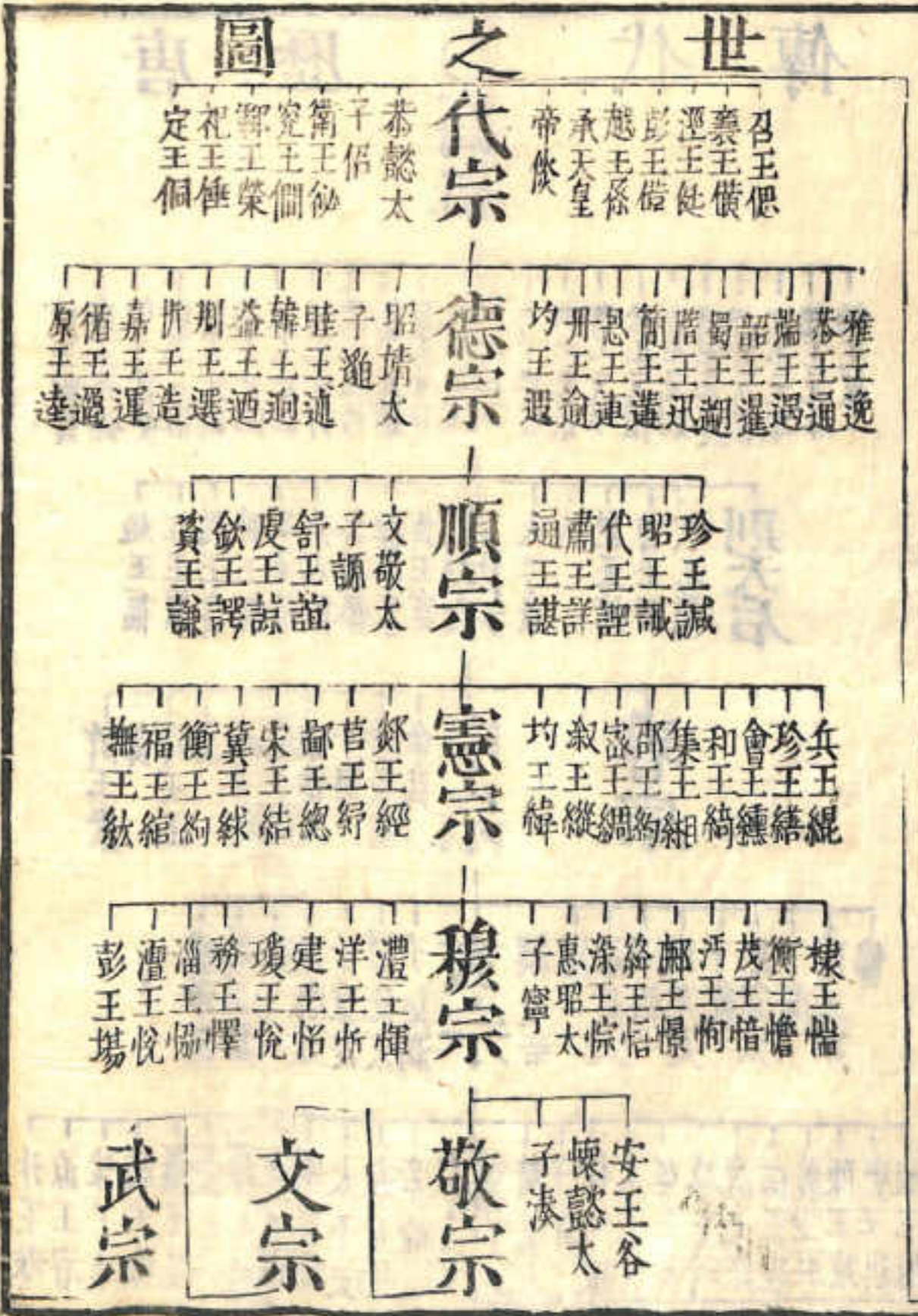
楚王智雲	齊王元曉	魯王元夔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鄭王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漢王元昌	衛王元朔	巢王元吉	太宗	太子建成	荆王元景	鄧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滕王元嬰	魏王鳳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王福	江王暹	越王貞	蔣王暉	蜀王愔	唐王裕	吳王恪	魏王泰	楚王寬	高宗	太子承	乾	紀王慎	曹王明	代王簡	則天后
-----	-----	-----	-----	-----	-----	-----	-----	-----	----	-----	---	-----	-----	-----	-----

許王素	節王上	澤王上	金王上	原王孝	燕王忠	章懷太	子賢	孝敬皇	帝弘	中宗	睿宗
-----	-----	-----	-----	-----	-----	-----	----	-----	----	----	----

殤帝重	譙王重	福	節愔太	子重俊	懿德太	子重潤	憲	讓皇帝	玄宗	憲	惠莊太	子文太	惠文太	子範太	惠宣太	子業	隋王隆	愔
-----	-----	---	-----	-----	-----	-----	---	-----	----	---	-----	-----	-----	-----	-----	----	-----	---

汴王瓌	涼王濬	株王琰	頡王璣	儀王璣	夏王一	壽王瑁	光王瑒	鄂王瑒	太子瑛	奉天皇	帝宗	肅宗	靖恭太	子玢	懷王敏	末王敏	延王敏	盛王敏	濟王敏	信王敏	義王敏	陳王敏	豐王敏	恒王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玄宗

先天二
天寶十三

肅宗

至德二
上元二

代宗

廣德二
大曆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貞元二十一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三

元

之

乾元二

寶應二

永泰一

興元一

圖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啓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二

哀帝

三

中和四

景祐二

天祐一

乾寧四

廣明一
文德二
大順二
天復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范祖禹撰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

院編修官無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

註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年號

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

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

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隕結豪傑謀舉大事懼

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官人

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自其

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

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

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

啓之乎啓開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

起兵下目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受

其官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

倚依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

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如影響之應形聲

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尤不可不慎舉也

是以唐世人王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

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蓋高祖以此始也

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

突厥將為後患將如一二者權以濟事也後

霸傳光武謂官屈曰王臣竊以為不然古

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太宗恐

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

也豈有脇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

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

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唐本紀書生見太宗

日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王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

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

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也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

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顯
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

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草心易慮荀

效四海之內莫不草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為去商儒

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

歸仁也如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

上之風風小人之德草草太宗始起兵而戮一倭人民知所

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倭且

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備倭於隋而戮於唐
為倭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有恃兵彊欲為盟王復

書曰復如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秦殪商辛於牧野殪音高祖得書曰

密安自務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

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

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

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弟早膺圖錄以寧北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
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
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議之語

問晉文公譎而不正當是時李密方圍洛

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密進則

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

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

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無及

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

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

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静之謀

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

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二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

周

九錫相去聲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

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

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固人考其實不及五

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

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

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

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

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

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

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

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

自鉏遷于窮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

弟予漢末篡位號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

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
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

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
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是亦
未免襲表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
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
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
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六雅文王

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
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
為侯於周之中無常者
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武王數紂曰昏棄

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今商王

受懜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

之公義也况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
疆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

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
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
皇帝位奉隋帝為鄰國公
詔前隋秦王智積
等子孫皆選用之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
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
過惡鳥
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
亦務盡下情
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

有獻鷄雛者鷄音
耀又百戲散樂亡國浮聲近
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儒音擬
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
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
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
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
諫臣國晉語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

一唐鑑卷之一
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知人之
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
塗壅底
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
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
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
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
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
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

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
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
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
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无隱
八年

天子建德因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

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
姓篇序四

宗於國齊魯或以族族謂
宗族或以地如高氏
出齊太

公之後，後食粟，或以官。漢倉氏庚氏其祖本於高，因氏焉。云君官以為姓，踰注云倉氏庚氏是也。子孫各本於其祖，不

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敬賜姓劉氏。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

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

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

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

同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

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

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

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

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

諂巧既存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

矣俛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

疏異下同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

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音而戚於不見知

也戚哀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

能有解解九買切釋也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少

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

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為子偽切吾

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周祖后稷

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

也唐之出於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

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

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卑天誣祖

悖道甚矣悖背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
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先典切帝數之數數其銑曰隋失其鹿天
降下江切下其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

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
難之世難夫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

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

稱皇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

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

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

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然則唐初

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繫

其二主致之闕下繫力追切繫也雖無道如

劉銀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窮天下之力

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

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

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

引樹黨友樹植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說

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

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

徵

闡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

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

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

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

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

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威專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

以輔導東宮為職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

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

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

為秦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秦伯秦伯弟仲雍皆周太子王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秦伯仲雍二人犇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且建成既為太子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監次大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官置三師至十率府帥率音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成為外職事官有闕

成一作成

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
陪戎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
十二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

太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
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蓋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
名太尉掌武蓋古者太司馬之職也司徒
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

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

主土是為三公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

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

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正一品

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一品掌典百官其屬有

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

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

理寺鴻臚寺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

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
陪戎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
十一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

太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
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蓋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
名太尉掌武蓋古者太司馬之職也司徒
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

也同上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

主土是為三公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

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

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正一品

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一品掌典百官其屬有

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

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

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

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

天官冢宰地官司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司空

寇冬官司司空

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

在綱

綱書盤庚若網在綱綱有條而不紊

裘之挈領雖百世不

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

語十三必也正名乎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調去聲下同

丁中之民給田

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

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

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

絕音施

歲役二旬不役

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

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

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

凡民貨業分為九等

貨音資

百戶為里五里為

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

野者為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

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

歲爲中二十爲下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

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

祖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

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王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

其制由是坳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之法壞而

爲兩稅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

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

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孟梁惠王明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使

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

富者所以能無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

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

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

盍亦反其本矣

同上盍亦反其本矣盍因合切何不也

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盍微

乎夫微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

必微而後可也

語十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對曰盍微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

稅謂之微微直列切後之為治者三代

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

孟梁

惠上易其田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

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

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

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宮

衛士驍古切彌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騎去聲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揚文幹募壯

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即將介

朱煥等以甲遺文幹將去聲介與爾同遺去聲煥等去函

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頴召文幹頴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揚艾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字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即

北

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爲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凡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遣使請昏使去

聲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爲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厥

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

思其宜帝從之

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

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為恥前內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

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關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下

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

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

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

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

若頡利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疆者何以

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

已其後太宗以女介妻諸夷如唐蠻夷薛延陀

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中宗以

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

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啜之類夫匹士庶人求

配偶猶各以其類况王姬公族而棄之遠

裔變華為夷豈不畏哉而終唐之世人君

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

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

委太子處決處上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

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

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

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

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弟雖齊聖

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

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

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

為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

子孟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相去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

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

親愛之而已矣

並孟子

象得罪於舜故封

之管蔡流言於國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蔡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日公將不

將危周公以間王室

間去聲

得罪

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

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

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

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

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

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

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

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

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

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

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大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

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

弟問去眾為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

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

改容禮之引為詹事王簿亦召王珪韋挺於

寓州舊戶圭切皆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

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

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

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

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

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

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

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

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

小白入於齊

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

以惡齊也

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是以管仲不得

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

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

東宮之臣

王珪魏徵

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

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

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

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

國楚語委質為

臣無有二心質音執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

將去聲

習射於殿庭諭

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

人至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

帥

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突厥人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

士作帥

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

唐段秀實傳而為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

天子萬乘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

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

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楊先威加海

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

之帝晒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
官吏貪采飢寒切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
奢省費省音音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
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
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一云信哉斯言
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

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君子道

源源清則流清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

已孟離婁行有不得已正而物莫不應矣

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

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

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太宗行

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迂

也遠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
年七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三

太宗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

矢好音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

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

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

者辨之未精也卿讀日晷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

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音數延見音

湖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

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一卷太宗因識弓之

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

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

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干對

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

言或揚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

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

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

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

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

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
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其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晉荀勗傳

清心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

鑑如木之止止木言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心靜乎天地之

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

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經註

解權衡誠懸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縣音玄我以其

正彼以其頗平聲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

患乎邪之不察倂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

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

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

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

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

也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
則忠直者進而檢邪者無自入矣檢音織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
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
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
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
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同下一有失一字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
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
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
武征伐為逆取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
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
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
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
 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
 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
 故其繇驩兜不能蔽也其音恭秦二世偏信趙
 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
 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
 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
 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
 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
 明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為
 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
 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
 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曷
 者突厥之疆控茲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
 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

聞之日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否卦九五

云云書曰儆戒無虞

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無虞

夫戒所

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親突厥入朝而知

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

貞觀太宗年號魏徵

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

如後

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

夫良民

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尋傳善政致和不亦踈乎而

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
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
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
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
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
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書說命下王曰

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

而治簿書期會

前賈誼傳今大臣時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

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

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應平

比來唯睹順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

禮天官太宰惟

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王建國辨方正

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

書周命穆王命

交修不逮

故書曰百官修輔

書胤征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

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

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鳥是以政亂

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

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

長上聲

請帝為

天可汗

汗音寒下同

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不行

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

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

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

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狄之

君不恥其名而受其後事不師古書說命

人未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不足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為後世法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尚十萬口詔
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
兗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
民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
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

抗衡中國竇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
宗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
弱勢分易為羈制温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
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江切使為中國扞蔽魏徵
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
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
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
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

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

家語相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

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再其被髮

左衽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

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

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

示天下而夸大也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

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

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官

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

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傳

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一日二雞

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古之教者

堅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

必以禮樂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記文

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在焉而置師保以輔翼之王世

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

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也

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得成也師也

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

歸諸道者也德性道苟問學明而德性成記中

問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庸尊

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而

學而能不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而

非所以養德也太宗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

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

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效之也惡鳥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

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階之弊恐又甚於煬帝

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
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
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
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
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勝文不公
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好去聲
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
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雅

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
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王也對曰
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具五品以上引
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
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
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
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

復勞神苦形復扶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群臣

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愆、去、聲建莫敢諫爭

夫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

才置之百官使同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

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曰敕

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

得阿從無母音不盡已意八人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

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夙

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成、去、聲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夫君以知人為

明唐劉蕡傳君以知人為臣以任職為良

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

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

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稷播百穀帝曰棄

飢汝后稷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

帝曰契汝作司徒皋陶明五刑帝曰皋陶

敬敷五教在寬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並同上又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五刑壬明於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夔典樂

日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命汝典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

樂教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

咨益汝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虞工之事

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

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

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

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

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

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
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
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
失不在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
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
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
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

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
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
苦愁苦則易化
譬猶飢者易為食渴
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
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
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
魏徵書生

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
三王不易民而化
昔黃帝征蚩尤高陽

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大平豈
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
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魅音媚人王安
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
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
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
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
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

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
忌曰負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
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
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
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交切並帶
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
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
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

稱朕所在

稱去聲

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公論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

前賈誼傳莫如

先審

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

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

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

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

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

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

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

道在人主所力行耳

前申公傳為治顧力行何如耳

孰不

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

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世帝王之德也

高宗太宗平之其功也
漢流人王西氏云
平之其功也
漢流人王西氏云
平之其功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
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
過天令平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
家宗室至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
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
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

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
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
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

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善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

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割滅方國以為郡

縣

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

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

世唯知周之長久

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

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

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

屏音丙

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

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大平而興禮

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

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以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

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書周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

天而懷柔百神也書巡狩告祭柴望詩時邁時邁其邦昊天其子

乏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後世學禮者

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

謂之封禪善音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

行群縣上鄉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

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

祀禪梁父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

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

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

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

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

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

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上雜議不能

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眾議奏上之

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貞觀

東幸行至洛陽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

以彗星見乃止高宗

乾封元年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一年有事

泰山為玉冊玉匱石碣皆郊高宗之制

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

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則其餘無足恠也

嗚呼禪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

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
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
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

官不私及私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

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

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

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

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

宣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緝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音恭

賸音類敬五才切擣音進賦周公制禮作

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孔子以為才語曰
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古之所謂才者無德行而言
周公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語五樂

給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誠音秘趨利就事是

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

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

也小人居之王者創業垂統

遂亂邦也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

子創業垂統

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

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

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

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

不純故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

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

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

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
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賜真
社稷臣也因賜鵬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
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
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為故切或誘以利或脅
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

有限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

語入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人君以此取

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
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
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訐謂

人之陰私惡為

故切訐君列切不惟聖讒而又罪之

書舜典帝

日朕聖，說可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一，二可
殄行，聖音，即矣，可謂遠也。謂明也，已
也，已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長，丁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孰與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為，下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

不忘納之於善。造，七恐其薄於孝而厚於

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之，孟

云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

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

勿以丘壙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

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

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

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
 冢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者今因九峻山為
 陵峻祖紅切鑿石之工讒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
 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
 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
 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
 費蒼猝采桑反卒倉沒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
 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
 藏金玉於山陵是為盜積而標示其處也
 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
 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
 為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
 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
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
 露之患豈非太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待官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儲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祖禹曰富而不念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念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

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

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

賢君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暨音洎

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

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

周公作書以戒

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為農夫

艱難

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

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

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願謂侍臣

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

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

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官

死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

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

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

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

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

姓怨恚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強去聲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

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

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

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武王發之

書武成發鉅橋

之粟大賚於四海孔安國云紂所積之府庫皆散發以賑貧民

人主不務

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官室聚斂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

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待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

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

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
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
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
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
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
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
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

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

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亡之

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已已欲富而惡貧鳥

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

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鼎錯傳對文帝策

莫不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以太宗之明而

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不克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儒官數幸

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

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

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

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

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序遂有

序國有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

為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士脩之於百家為黨族鄉遂在遠郊之外

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

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

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不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毛詩云造為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叙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賢才不可勝用

勝平由聲

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

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烏鴉學

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

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

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

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其人才

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

人倫也

孟滕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無學則人

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

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一唐鑑卷之五
教學

如不復二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建離親戚十年之

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

遠矜功而徇名

唐本紀贊太宗好天喜功窮兵欲遠

不能以

義制心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故忠言有所不

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

齊音咨衰音催

嫡子婦服其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

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

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

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

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

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為法也嫂叔

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息乎傳曰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

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則

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

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也凡喪服

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言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逾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委大臣以大體責小

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

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

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

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

獻公定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且大臣

公子

外十二年

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

天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

事者也辨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

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陛下之言及

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又曰無輕民事惟

艱書大甲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孔子曰為君難語

三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也夫知所

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

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

帝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

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

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大臣祖禹曰人主之識在於任賢得賢則萬

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

而姑用之姑且也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

聰明而欲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

惰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

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眈眈然防其欺

蔽之不服眈眈目相視孟子使民眈眈然眈與眈同則是左右

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

平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

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

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

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徃徃見中國人自

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

與高麗錯居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

大德給之曰給徒海切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

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

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

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

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

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

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

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貢朔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

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東此其職

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覘廡廡切說文視也詭

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

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

之所想望而為謀於外國謀間也音牒失使之

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

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

一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怠憂喜而不怠懼

可謂能持盈守成矣免驚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

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無將相之

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

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

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

大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

賢以自輔董仲舒策求聽諫以自防淇澳詩有

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

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

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

言動備起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

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

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

衆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

後世

離婁下辨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莫若有循而已矣

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有觀之邪劉涓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

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凶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卽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直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問也當是

時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微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曼詩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共賊則具是豈其疾而毫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依以問之惜哉問側也去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心戍遠去鄉里破產辨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亾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

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
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糜敝本根以
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
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
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
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
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
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

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
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成以霸

喪去聲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

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湣音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後賊官傳務強兵不

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

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

外聲教所不及者

唐蠻夷傳荒服之外不聲教不逮逮及也

以煩中國也

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

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况不若太宗之

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

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遠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

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書皋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

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

孔其甚也巧言讒言庸孔子曰佞人殆

五子曰遠佞人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

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夫佞人者不知義之

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

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

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

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也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是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

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

之以比驩兜有苗

書皋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

孔子以為殆

語十五子

人君可不

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

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

然閑邪於未形也

易乾卦閑邪而存其誠

若其已然

則衆人之所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

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

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

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

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翫然

飛貌孟公孫丑會西翫然不悅曰

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

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

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

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

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說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名未有售以取寵祿人主以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

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唐鑑卷之五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

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

下而已直猶言特也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

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夷之國麗平聲不為其小而為其

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書說命傳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與允惕于先王
德太宗之謂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

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
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
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
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
書其事人主見之則世世曰史官不諱矣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

如字下同

君相不與焉

相去聲與讀如預

故齊太史兄弟三

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

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

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

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

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

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

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

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

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則

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

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王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

名此二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帥取之遂墟其國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

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
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
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
過公等乃曲相說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
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
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
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

改節當官無明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僉
言辭辨捷善知解人事解去聲朕三十年遂無

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
文章花贍而持論常執經遠自當不負於物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
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負正論量人物直
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

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
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

記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為友有朋

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

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

直而臣不忠好呼報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

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中下聲褚遂良

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

之比也珪微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

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

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誅

鞞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

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

險食城中之粟縱誅鞞掠吾牛馬攻之不可

糖蔗高麗官名
於唐之都督

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

高麗對盧年

延

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

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

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

之富兵力之強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

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

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

用兵擊鼓詩踴躍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

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

爲士者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

子理義之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

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

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

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

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

義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

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

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

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_レ用_レ之於禮義戰_レ勝而用_レ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太宗

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

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

夷一戰而克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

示臣下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免徙遼蓋巖三

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

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幾音

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

歎曰魏徵若在_レ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

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

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

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

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

氣沮親見煬帝

煬音陽

以勤遠亡國而襲其

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

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

書仲虺之

詰慎厥終

日新其德

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而

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

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

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

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

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統各遣使入貢帝大喜

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

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

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

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

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

至靈州救勒諸部俟斥遣使相繼詣靈州者

數千人帝為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
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為府及州各
以其酋長為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
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道
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
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
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

西域獻葵

書旅葵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
王曰嚳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召公也葵音
敖大犬也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
戒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

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
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因事而戒恐
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

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稿枯木

也左袷之民袷襟也夷狄之解辯內附結

髮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

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

易繫盛德大業至美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

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

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

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通而難任人蠻夷又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

荒四夷來王按此即益然則欲其率服莫

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

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

百蠻嚮風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

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也強去故

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讐疾而

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一二者皆
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
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

國此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鳥故切

王者於天地之

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
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
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
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

言夷狄雖非中

通嗜欲不同

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得其地

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
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
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
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
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
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
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

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

女有餘布

孟滕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

兵革不試以致

太平

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

不亦帝王之盛美乎

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

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

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

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

德豈細哉

書旅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

太宗矜其功

能好大無窮

前木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

華夷中

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

遺貽也去聲

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言當以太宗為

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

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

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

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強場

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

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吊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餓殍且弑君者蓋蘓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

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擾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國立建武第之子藏爲王自爲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知之矣夫本而就未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救議者因未竟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忿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

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前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尚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曾不

愧耻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

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

下之人乎 視見也云云 以明繼元吉後是

章其母之爲弟婦也 章讀加彰 其瀆人倫

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二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艦下同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且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疆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

使行水道有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倅等發民
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
遣張上賢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
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
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
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
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
不耐勞劇人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

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一事
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
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二旬苗民逆

命乃班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

有苗不率汝徂征禹乃會

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各肆予
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乃心力其克
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

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

猶無功故用兵非義事也老子曰佳兵者

不祥之器老子子道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

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得已者乎聖人有不能

服則反求諸已故舜舞千羽而格有苗未

聞以苗民逆命為忿也太宗不能反已而

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

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

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

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

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

其即行煨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

品李世勣為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

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

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八語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以

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欲君子人也

為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何乃

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

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

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

黥彭之徒黥布彭越徂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

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五伯之所不為也

伯讀如斷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孟盡心堯舜之

親賢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

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

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駒而不視者孟萬

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太宗豈得而用之哉孟萬

守厥弗

也

右太宗在位三十四年崩年五十二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音

十三子以日善一人為那百其才略優於漢高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而規模不及也前高紀其規恭儉不若孝

文而功烈過之矣前梅福傳孝文迹其性

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好呼

屈已而從諫唐段平仲傳聖刻厲矯揉力

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

世出唐本紀贊至治自周武成康歷八百

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

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

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

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

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人君擇其善

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足以得師

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
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
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
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
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二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

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
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
而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
於夷狄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
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
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
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
矣夫君者父道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

也况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
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
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
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
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救令市馬自取
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
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

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
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
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
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
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
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
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
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

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
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
負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負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道裕希旨
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
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
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

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
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
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依灼叙弗其絕
書洛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
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
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

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
唐魏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負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

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
而未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

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文王有聲詩豐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水有芭武王豈
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
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驪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毋揚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及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命繩愆糾繆而益見憚矣憚已心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茲臣

唐鑑卷之七
得_レ以_レ入_レ其_レ謀_レ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
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
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
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
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
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
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

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
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
臣孔安國書傳臨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

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

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

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

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書曰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皋陶謨皋陶曰
禹曰吁咎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安民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
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
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
得而諫謂曰高宗於魏立而陳魏公無命

人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
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

志其罪大矣勣本群盜不學無識可為將

而不可為相唐本贊大業末翟讓勣年以

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

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

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召
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
遂為尚書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非其

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
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

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

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

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則三辰之眚三辰日月星辰眚過也天所以警戒

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

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

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君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

補也公而許敬宗誦諛人主歸咎高麗豈

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

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

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茲佞之臣納

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

者多以為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
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
視遠俗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
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
敏獨進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
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
弊鑿與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
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

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

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長
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
孫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天下以言

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群臣之不言若賢主
之所為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
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
之及其滿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

之親

無忌高

顧命之臣

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

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嘗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

也

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

京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

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

易音異

且不從其大

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

書旅

於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

亦不免溺於大惡也

惡如卓

十一月李勤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

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

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

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

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餘殃

易坤卦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

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

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

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長天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淫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册立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

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

李

其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覲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

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家藏除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屬籍

能省已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

子孟離

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骨肉之親無絕也

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

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貊岩夷人也非所以為

訓也

加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

禪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如以

尊名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

非所以為贈謚也父没而後子立今父在

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

因

謀篡國醜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后復

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

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

遇醜覺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

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

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醜按李泌對肅宗

云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后

方圖臨朝乃醜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

蓋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

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代宗

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追諡建寧王倓

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曆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

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以此爲故事皆

不正之禮不可以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

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

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

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

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

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

元舅

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

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而不有知惡何以

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

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

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二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真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真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為廬陵王幽之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

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為王妣皆為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為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為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二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

豐縣太后改新豐為慶山
四年秋九月蒲州人楊初成有稱即將募人
迎帝於房州太后殺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
堂夏五月太后加彌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
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
之冲為其下所殺越王真舉兵于豫州九月
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真冲屬

籍改其姓為虺氏真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
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
於嶺南改明堂為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
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
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誣等宗室十一人秋
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為虺氏冬十
月殺嗣鄭王璿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

人子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
 一月為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
 為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
 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
 郡王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
 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
 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

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為皇孫立武
 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
 氏親屬皆為王女皆為公主冬十月殺許王
 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
 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乙酉日南
 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

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月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
太后以豫王且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

正月為十一月十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

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

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

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

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

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

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

旨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
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
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

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

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

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

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

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斤
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
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
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關十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一年自司馬遷作
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

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

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

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

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

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

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
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
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
也况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
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
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
賢前倣辛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
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羨麗
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
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每為黃門郎出

是寵愛日甚為駟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
累巨萬振朝廷常與上卧起後上置酒麒麟
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
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
禪如何闕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
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

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有稱王而春秋貶

之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

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

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

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潘通

官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

璟固執不奉詔蘇珣等珣音向皆以為方夏行

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杖流嶺南過秋分

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

宗愚闇闇與暗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

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

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即岌上言韋后宗楚

客將為逆亂韋后自帝杖移之五月許州司

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

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廷秀宗楚客圖

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

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批

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日繫于金扼有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

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王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畢

